



入伍

沈從文 著

入伍後

一，學吹簫的二哥

像他第二，其他的犯人都喊他做二哥，我也常常二哥二哥的隨了衆人喊起他來了。

二哥是白臉長身全無鄉村氣的一個人。並沒有進過城入過學堂，但當時，我比他認的字要少得多。他又會玩各種樂器。我之所以同二哥熟，便是我從小時就有著那種愛聽人吹瑣哪拉四胡的癖好。因爲二哥的指導，到如今，不拘一管簫，我都能嗚嗚的吹出聲音來，雖然是不會怎樣好，但二哥對我，可算送了一件好的要忘也無從忘的悲哀禮

物了。在近來，人的身體不甚好，聽到甚麼地方吹簫，就像很傷心傷心，固然身體不好把心情弄得過於脆弱，是容易感動的原因之一種，但，同時也是有了二哥的過去的念頭，經不著撩撥，才那麼自由的讓不快的情緒在心中滋長！我有時，還這樣想：在這世界中，缺少了力，讓事實自由來支配我們一切軟弱得如同一塊粗的人，死或不死，豈不是同類異樣的一個大慘劇麼？忽然會生出足以自嚇的慈悲心，也許便是深深的觸着了這慘劇的幕角原因吧。

想着二哥，我便心有悲戚，如同抓起過去的委屈從新來受的樣子。二哥的臉相，竟像是模糊得同孩時每早上閉眼所見葵花黃光一樣，執了意要它清楚一點就不能，但當不注意時，忽而明朗起來，也是常有的事。不必要碰時候我也容易估定的，便是二哥樣子是頗美，

各部分，尤其是鼻子，和到眉眼耳朵。或者，正因其是美，這印象便在我心上打下結實的樁來，使我無從忘懷罷。我對於這樣的自疑，也缺少自護的氣力，有一時，我是的確只有他的性情與模樣的美好溫良據在我心中，我始覺到人生頗爲刻酷的。

這我得回頭說一些我們相識的因緣。

民國七年，我出了故鄉，隨到一羣約有一千五百的同鄉伯伯叔叔哥子弟兄們，扛了刀刀槍槍，向外就食，大地方沒有佔到，於是我們把黔游擊隊放棄了的芷江的東鄉幾個大一點的村鎮分頭佔領了。正因為是還有着所謂軍民兩長的清鄉剿匪的委令，我們的同鄉伯伯叔叔們，一到了碧裏，在未來以前已有了命令，所傳的保甲團總，把給養就接接連連送上來了。初到的四五天，我們便是在牛肉羊肉裏過的生

活，大吃大喝，甚至於有過頗多的忘了節制的弟兄們，爲了不顧命的喝吃，得了頗久的病。不是爲了大吃大喝，誰想離了有趣的家鄉？吃以外我們一到像是還得了很多的錢。這錢立時就由團長伯伯爲分配下來，按營按連，都很公平，照了職務等次，多少不等。營長叔叔是不是也拏？我可不知道了。團長伯伯的三百元，我是見到告示，說是全賞給普通弟兄們讓大家瓜分的。我那時也只能怪我身個兒同年齡太小，用補充兵的名義，所以我第一次得來的錢，是三塊七毛四。這只是比火夫多七毛四分的一個數目而已。但也是我可喜的事。人家年長得多，身體又高又大，又曾打過仗，還比我這才入伍的拏得多得塊多錢哩。

三塊多錢處分的情形，除了我請過一次棚內哥弟吃過一對鴨子外，我記不清楚了。

我們就是那麼活下來，非常調諧，非常自然。

住處是楊家祠堂。這祠堂大得怕人。差不多有五百人住下，却還有許多空處。住了有一年，我是甚至於有好些地方還不敢一人去，不單是鬼，就是那種空洞寥闊，也是異樣怕人的。不知是怎麼意思，當真把隊伍扯出去打匪雖是不必做的事，但是，却連我最怕的每日三操也像是團長伯伯可憐我們而免了。把一根索子，纏了布片，將索子從槍眼裏穿過，用手輕輕的拖過去，這種擦槍的工作，自然是應得像消遣自己來做做，不過又不打靶，是這樣鎮日的擦，各人的槍筒的來復綫，也會就是那麼擦融罷。當真是把槍口擦大，又怎麼辦？不久，我們的擦槍工作於是也就停下來了。

不知是那一個副官做得好事，却要我們補充兵來學打拳。這真是比在大田坪叉了手去學走慢步還要壞的一件事情！在吹起床號之後就

得爬起，十分鐘以內又得到戲台下去集合，接着是站樁子，練八進八退，拳師傅且口口聲聲說最好是大家學「金雞獨立」（到如今我還不知道這金雞獨立，把一隻脚高高舉起，是有什麼用處）。把金雞獨立學會時，於是與我一樣大小的人每天無事就比起拳來了。小聰明我還有一點，是我總能把許多大的小的比敗。師傅真是給了我們一種娛樂。因為起得早，到空曠處吸了頗多的乾淨空氣，身體像是日益強壯了，手脖子成了方形，吃飯也不讓人，在我過去的全生活中，要算那時為最康健與快樂了吧。

我們第四棚，是經副官分配下來，住在戲台下左邊的。樓上是秘書處，又是軍法處，他們的人數總有我們兩倍多，但也像並沒有許多事可以送那些師爺們去做，從書記處那邊檻干空處，就時常見到飛下那類用公文紙畫上如同戲台邊の木刻畫的東西來，這可以見出大家正

是同樣的無聊。我還記得我曾拾了兩張白紙頗爲細緻的畫相，一爲大戰楊再興，一爲張翼德把守蘆花蕩，最動人的是張飛，鬍子朝兩邊分開，兇神惡煞，但又不失其爲天真。據一個弟兄說這是軍法長畫的，我於是小心又小心，用飯把來妥妥貼貼粘在我睡處的牆上了。住處雖無床，用新鋸的還有香氣的柏木板子鋪成，上頭再用乾稻草墊上，一個人一床棉被，也不見得冷。大家睡時是腳并腳頭靠頭，睡下來還可以輕輕的譚笑話的，這笑話不使樓上人聽到，而大家又可樂。到排長來察時，各人把被蒙了頭，立時假裝的鼾聲這裡那里就起了。排長其實是在外面已聽了許久。可是雖然知道我們假裝，也從不曾發過氣。他果真是要罵人，到明天大家上後山去玩，不和他親熟，他就會找到不能受的寂寞了。說到排長也真好笑。因爲年紀并不比我們大幾多，還是三月間二師講武堂畢的業，有兩個兵士是他的叔叔輩，點名到我

們這一排時，常受窘到臉紅，真難爲他！『四叔，我們釣魚去呀！』這是一個笑話。因爲排長對他的兵士曾這樣又恭敬又可憐的邀約過，以後見到排長，一說到『四叔，我們……』排長就笑着走開了。

在放肆得像一匹小馬一樣的生活中，經過半年，我學會了泅水，學會了唱山歌，學會了喉狗上山去躡野雞，又學會了打野物的幾樣法術。（這法術，因爲沒有機會來試，近來也就全忘了。）

有一天，像是九月十四樣子，副官忽然督工人在我們住處近邊建起一座柵欄來了。當那些大木枋子搬來時，大家還說是爲我們做床，到後才知道是特爲囚犯人的屋子的。不是爲恐怕我們寂寞才來把臨時監牢建築到這裏，真是沒有什麼理由。「把監牢來放在我們附近，這不是伯伯叔叔有意做得可笑的事麼？」于是用話激了丁桂生，丁桂

生，是營長的二少爺，也是我們的同班補充兵，還說：

「去呀，到七叔那裏去說！」

那小子，當真便走到軍法長那裏去抗議。不過，結果是因為犯人越來越多，而且所來的又多半是「肥豬」，于是在戲台旁築監牢的理由就很充分的無從搖動了。

第二天，午時以前，監牢做成後，下午就有三個新來的客，不消說看管的責任就歸了我們。逃脫是用不着担心的。這些人你讓他逃也不敢。這原故是這類人並不是山上的大王或嘍囉。他們的罪過只是因為家中有了錢而且太多。你不好好的爲他們安置到一個四圍是木柱子的屋子裏，要錢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呵！果真是到了這屋子還想生什麼野心逃走，那就請便罷，回頭府上的房子同田地再得我們來收拾。把所有的錢捐一點兒出來，大家仍然是客客氣氣的吃酒拉炕。關於用

力量逼迫到這類平時壞透了的士紳拿出錢來，是不是這例規還適用於另一個世界，我可不知，但在當時，我是覺得從良心上的批准，像這樣來籌措我們的餉項，是頂合式而又聰明的辦法了。

桂生回頭時訴說他是這樣的辦的交涉：

「七叔，怎麼要牢？」

「我七叔就說：牢是押犯人的！」

「我又說：并沒見一個犯人；犯人該殺的殺，該放的放，牢也是無用！」

「七叔又說：那些不該殺又不能放的，我們把他押起來，他錢就厠馬屎樣的出來了。不然大家怎麼有餉關呢？」

「我就說：那麼，牢可以放到別處去，我們並不是來看管犯人的。」

「這些都是肥豬，平常同叔叔喝酒打牌，要你們少爺去看管也不是委屈你們——七叔又是這麼說。」

「我也無話可說，只好行個禮下來了。」

「好，我們就做看犯人的牢頭，也有趣」這是聽了桂生報告後大家說的。

有趣是有趣，但正當值日那時節，外面的熱鬧，可不能去看了。

第二天副官便爲我們分配下來，每兩人值日一天，五天後輪到各人一次。值日的人，夜間也只能同那派在一天的弟兄分到來瞌睡。不知道的，會以爲是這樣就會把我們苦了罷，其實是相反的。你不高興值夜班，不拘是誰都願意來相替。第一個高興爲人替到守夜的便是桂生，以前日子，他就每夜非說笑話到十二點不能合眼。值夜班後，

他七叔又爲我們立了一個新規例，凡是值夜的人得由副官處領取點心錢兩毛：犧牲一個通宵，算一回什麼事？有兩個兩毛錢合攏來是四毛，兩毛錢去辦燒鷄滷肉之類，一毛錢去打酒，剩一毛錢拿去大廚房向包火食的陳大叔勻飯同豬油，後園裏有的是不要錢買的蘿蔔合莞蠟，打三更後，便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將起來，酒喝完了，架三塊磚頭來炒油炒飯，不是一件頂好玩的事情麼？並且，到酒飯完了，想要去睡時，天也快要亮了。

我之所以學會喝酒，便是從此爲始。

下面我說一段我們同我們的犯人的談話：

「鬍子，你怎麼還不出去？這裏老人家住起來是太不合宜了！」

「穀子賣不出錢，家中又沒有現的——你給我個火吧。」

我給了他一根燃着的香，那犯人便吸起旱煙來了。

桂生又問，「你家錢多着咧，聽軍法長說每年是有萬多担穀子上倉，怎麼就莫有錢？」

「賣不出錢！」

「你家中地下必定埋得有害，把銀子窖了！」一個姓齊的說。

「莫有，可以挖，試試看。」

「那我們明天就要派人去挖看！」桂生和我同聲的嚇他。

「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一些小孩子說要明天去挖，無論如何是不會成爲事實的，但鬍子土財主，說到可以可以時，全身就已打戰了。這鬍子在我們談話的三天以後，像是真怕軍隊會去挖他窖藏的樣子，找到了保人，承認了應繳的五千塊錢捐款，就大搖大擺拿了旱煙袋出去了。這

鬍子像是個坐牢的老手，極其懂得衙門中規矩似的，出去之後，又特送了我們弟兄一百塊洋錢。我們沒有敢要，到後他又送到軍法長處去，說是感謝我們的照料，軍法長仍然把錢發下來，各人八塊，排長十六，火夫四塊，一百元是那麼支配的，補充兵第二次的收入，便是當小鬍子得來的八元！對於那鬍子，所給我們的錢，這時想來，却對鬍子還感到一點憤恨，在當時，因為他有着許多錢，我們全隊正要餉，把他押起來，至少在我們十個年青小孩天真的眼光看起來，是一種又自然又合理的事，但鬍子，却把我們待成了真的以靠犯人賞賜的禁子樣子，且多少有一點兒見了我們對他不虐待眼見得就是爲要錢的原故，這老東西真侮辱了我們了。守犯人是一件可以發財的差使，真不是我們那時所想到的事。并且我們在那時，發財兩個字也不是能佔據到心中，我們需要玩比需要錢還利害。或者，正因其爲我們缺少那

種人生的發財的慾望與技術，所以司令官才把我們派去辦理那樣事情罷。

牢中一批批大富戶漸漸變成小富戶了，這于我們却無關。所拘的除了瘋子吵吵鬧鬧會不讓我們能睡覺以外，以後的是一個乞丐，我們也會仍能在同一情形下當着禁子罷。

不久，小富戶由三個變成兩個，兩個而一個，過一日，那僅有的一個也認了罰款出去了。于是我們立時便忽然覺到寂寞起來。習慣了的值夜在牢已空了之後當然無從來繼續，大的損失便是大家把吃油炒飯的權利失去了根據了。「來一個喲，來一個喲，」大家各自的在暗中來祈禱，盼望不拘是大富小富，只要來一個在木柵欄裏住，油炒飯的利益就可以恢復。

可是犯人終不來，一直無聊無賴過了那陰雨的十月。

天氣是看看冷下來了；大家每天去山上玩，隨便便撿柴割草，多少少每一人一天總帶了一捆柴草回營盤。這一點我是全不內行的一個人。正因了不內行，也就落得了快活。別人所帶回的是冬天可以烤火的松香或別的枯枝，我則總是扛了一大束山果，回營來分給凡是我相熟的人。有時折回的是花，則連司令那里，桂生家爹，同他七叔處，差遣棚楊伯伯，傳達處，大廚房陳叔，一處一大把，得回許多使我高興的獎語謝語，一個人夜裏在被蓋中溫習享受。不過在我們剛能用別的事情把我們充禁子無從得的悵惆拭去時，新的犯人却來了。

我記到我是同一個姓胡的在一株大的楠木樹上玩，桂生同另一個遠遠走來，「呀」他大聲嚷着，「來了來了，我才看到押了五個往司令部去！」從楠木上溜下來就一同跑回去看。桂生家七叔正在審訊。